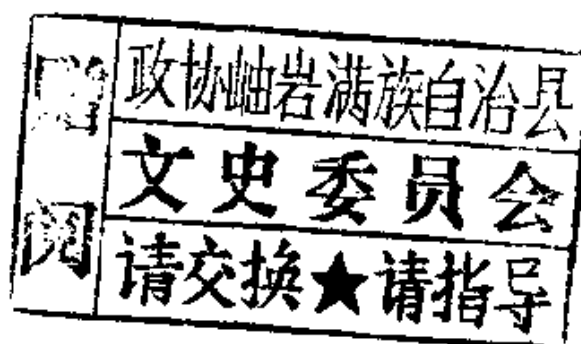


11-27
71

岫岩文史资料

第三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1989 •

目 录

满族抗日英雄白承润·····	丁国勋	(1)
白承润轶事·····	傅毓峰 汪世和	(12)
唇枪舌戟在狱中·····	刘宪华	(20)
入“虎洞”，“卖樱桃”·····	刘宪华	(24)
岫岩柞蚕·····	孙郁民 宋玉贤	(28)
张定心与岫岩蚕业·····	傅毓峰 孙郁民 王化阳	(40)
岫玉·····	刘广超	(47)
岫岩满族·····	汪世和	(63)
抗国志士赵庆吉·····	汪世和	(72)
老校长江敦友先生·····	洪庆恩	(85)
路遇李寿山·····	汪世和	(88)
回忆张学良将军的几件事·····	于士洲 汪世和	(90)
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	孙文阁	(94)
大河南战斗·····	丁国勋 王春森 陈明远	(96)
岫岩解放前后·····	汪世和	(99)
王家善起义前的处境和心曲·····	汪世和	(113)
回忆解放初期的青城县·····	姜国良	(116)
“花会”·····	汪世和 傅毓峰	(122)

满族抗日英雄白承润

丁国勋 整理

白承润是继邓铁梅、苗可秀之后在辽南“三角地区”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是辽东、辽南广大地区坚持抗日武装斗争时间最长的义勇军杰出领导人。1989年3月30日，辽宁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白承润为革命烈士。

白承润，字君实，绰号“白庄稼人”，满族，1908年生于岫岩县哨子河张家堡子（今哨子河乡永贵村）的一个没落地主家庭。他在岫岩南校中学毕业之后，1929年考入沈阳电工学校，行将毕业之际，发生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他目睹沈阳沦陷，悲愤不已，毅然返回岫岩家乡，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一）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了古老的山城，它象一颗炮弹，在岫岩南校平静的校园里爆炸，引燃起熊熊的抗日烈火。白承润回到岫岩，经常到南校看望老师和同学，讲述“九·一八”事变的情形，与母校的学友一起研究讨论抗日救国的道路。经常在青年学生和城街的居民中讲述日本侵略军的暴行，以朝鲜沦亡的教训，宣传国破家亡、抗日救国的道理。同乡好友赵同、赵伟约他共同发起组织抗日救国团体——学生团和抗日救国会。

邓铁梅组建的东北民众自卫军攻克了被日军占领的凤凰

城之后，岫岩、凤城交界地区的有志青年纷纷投奔。这个消息使白承润倍受鼓舞，为之振奋。他意识到，拿起武器，驰骋沙场，这是驱逐日寇，救国复土的唯一道路，便决心投奔邓铁梅，参加抗日军。

白承润弟兄6人同居，有一个生活比较富裕的家庭；他1930年结婚，爱妻毕业于县城中学，刚强、贤慧，生了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儿。白承润想到，参加抗日军不仅个人要置生死于度外，家人也会受到株连。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心送走妻子，同弟兄分家，以免累及家属，自己可以一心无挂地在外抗日。家人听说他要出去抗日，百般劝说、阻拦；白承润的抗日志向已定，耐心地说服家人，终于取得妻子和弟兄的支持。他把妻子和女儿送到外地亲属家隐居，又与弟兄分了家，他说：“咱们分家，我什么也不要，只要一张猪皮缝靴鞣”。1932年春，白承润参加了邓铁梅部东北民众自卫军，踏上了抗日战场。

岫岩沦陷后，日本侵略军一方面对抗日军加紧“讨伐”，一方面对抗日军家属进行管制、逮捕和屠杀。白承润的家属也未能幸免。日军先施以毒计抓到了白承润的妻子，将母女二人投进了监狱；又对白承润的家族进行威胁，迫使家族中的长辈人出面劝说白承润“下山”。敌人妄图用这种招法动摇白承润，迫其“归顺”于皇军，进而瓦解义勇军。敌人的如意算盘只能打在软骨头的鬼奴身上，打在白承润身上那是枉费心机。日军见阴谋破产，恼羞成怒，要血洗白承润的家属。白父事前闻讯率全家星夜出逃，日军扑空，将白家的房屋、财物化为灰烬。白承润为爱妻幼女被捕入狱而十分悲痛，为父母弟兄受到株连、流离失所而非常痛苦。但他

承受了这接踵而来的打击，没有动摇自己的选择，把仇恨埋
在心里，更加坚定了同日本侵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部下常
常听到他说：“国破家亡身何在，献身沙场志不移。”

(二)

1932年春，白承润参加了抗日义勇军，战斗在安奉（今
沈丹）、南满（今沈大）两条铁路线之间的“三角地区”，
参加了许多有名的战斗。白承润为大正派，有胆有识，作战
勇敢，受到邓铁梅和苗可秀的器重。

1933年3月，“三角地区”各路抗日义勇军粉碎了日本
关东军第一次大“讨伐”。在义勇军赢得了反“讨伐”的胜
利面前，苗可秀预感到，敌人决不会就此罢休，必须作坚
持长期斗争的准备。可是，能否经受住敌人更残酷的“讨
伐”，能否坚持长期的斗争？这支义勇军自身暴露出来的问
题，使他极为忧虑。于是，遂集赵同、赵伟、刘壮飞、白承
润在哨子河红旗沟举行秘密会议，分析形势，研究策略，决
定办法。白承润积极支持“革新组织，建立新的武装，开始
新的活动”的主张，并按照这次会议的决定，与刘壮飞一
起，着手组建“别动队”。他们物色选拔了30多名队员，筹
集手枪2支，步枪29支，“别动队”宣布成立了，刘壮飞和
白承润分任正副大队长。

白承润为建设这支队伍呕心沥血，身先士卒。他经常给
大家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教育部下爱护老百姓，遵守纪
律。他和刘壮飞的带动下，队员们作战勇敢，不畏难苦，
不怕牺牲，遵规守纪，群众称赞这支队伍是抗日的“模范
队”、“别动队”。在一年的时间里，同敌人交战30余次，活
动地域由哨子河逐渐扩展到岫凤交界的山区，队伍发展到面

多人，为以后建立的少年铁血军奠定了基础，队员们成为少年铁血军的战斗骨干。

1934年2月，抗日军在经过日军的几次“讨伐”之后，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苗可秀在哨子河三道虎岭召集赵同、赵伟、刘壮飞、白承润、梅盛伍、赵恩祥、周福海、于德深等10多名抗日军领导骨干会，与会人员一致决议，成立新的抗日救国团体——“中国少年团”，建立新的武装——“中国少年铁血军”。公选苗可秀为少年团总裁、兼少年铁血军总司令。白承润被任命为少年团特务股主任、少年铁血军第二大队队长。

白承润有时随苗可秀转战“三角地区”，有时单独率领第二大队游击在岫岩、凤城一带，伺机打击敌人。

苗可秀、刘壮飞、白承润在獐獐沟共同指挥打了一个干净、利落的伏击战。1935年2月，一天傍晚，铁血军300多人进至凤城县境内的獐獐沟，部队准备就地休息，这时，哨兵发现大道上有敌人的军车驶进。苗、刘、白当即决定，利用有利地形，打敌人的伏击。刘壮飞、白承润指挥战士在路上放置了障碍物，把队伍埋伏在大道两侧。敌人的5辆军车驶入伏击地域时，发现路上有障碍物，汽车被迫减速，铁血军乘机突然开火。敌人顿时大乱，慌忙跳车，还没有来得及还击，刘壮飞、白承润已带领队伍率先冲到面前，汽车载的敌人是凤城县伪警察大队50多名武装警察，伪警察副大队长李英哲等11人被击毙，大队长苗次芬等11人负伤，余者全部乖乖举手投降。这一仗缴获轻机枪1挺，手提式机枪1支，步枪50余支，手枪4支。铁血军战士忘记了行军、作战的疲劳。忘记了腹中无食的饥饿，个个欢呼雀跃。

1935年4月，苗可秀、刘壮、飞白承润又共同指挥了沟汤战斗，把一支装备精良的日伪军骑兵队击溃，全歼其中的日军官兵。一天午后，苗可秀、刘壮飞、白承润率铁血军70多人，逃至岫岩西北部山区沟汤。不久，一支日伪军骑兵队从另一方面奔至沟汤。铁血军为避开敌人锋芒，打了一阵枪之后，就主动向沟里撤退。敌军追赶一阵，不见铁血军踪影，只好返回沟汤宿营。日军官兵8人，伪军40多人，分驻两个大院。晚上10点多钟，铁血军神不知鬼不觉的返回沟汤，包围了敌人宿营的两个大院。刘壮飞、白承润按照战前同苗可秀共同拟定的“赶跑伪军，消灭日寇”的策略，指挥部队投入战斗。一边集中火力向日军住的西院上屋射击，一边向伪军喊话：“我们专打日本人，你们是中国人就别打，南边给你们留一条路，赶快往南跑！”伪军闻声纷纷向南逃命。日军在屋内既无法还击，又不敢往外跑，龟缩在屋内不敢动弹。铁血军见日军硬是不出屋，为了抓紧结束战斗，防止敌情有变，苗、刘、白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火烧日军，点火烧着了西院的草房。日军见房子起火，争先恐后的跑进院中的牛圈里。铁血军把日军围在牛圈里，1名士兵爬到牛圈外负了重伤，以后也一命呜呼。伪军除了1个哨兵被击毙外，都四散逃命。日军的8匹大洋马，都变成了“火龙驹”，跟随它的主人去了，幸存的伪军马匹也都仿效它的主人落荒而逃。战后的第二天，县城里的日军闻讯赶到沟汤，看到的只是几具被烧得变了形的尸体，日军西泽少尉身上的一支手枪，被烧得只剩下一块废铁。

1935年7月，铁血军总司令苗可秀壮烈牺牲。赵同继任铁血军总司令，白承润任铁血军第三路指挥。苗可秀的牺牲

曾使白承润陷入极度悲痛之中。大敌当前，他化悲痛为力量，带领部队狠狠打击敌人，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在头道沟（今朝阳乡境内），伏击敌人军车，击毙凤城县指导官西山四郎及日军士兵4人；在老老窝伏击由龙王庙北进的日军，击毙日军川田太尉和士兵10人；与第二路军一起在白家河沿同伪军交战，毙伪军40多人……。从此，“白指挥”名扬凤城交界地区的广大农村，“三角地区”的日伪军无不惧怕“白指挥”的厉害。

（三）

1936年4月，铁血军面临着解体的危机。日伪军步步加紧围剿，并以极残酷的手段隔断铁血军与群众的联系；铁血军的领导骨干刘壮飞、赵伟已经相继牺牲，赵同在形势急转直下之际离队进关。在这紧急关头，白承润临危不惧，沉着冷静，以抗日救国的大局为重，毅然就任铁血军司令兼第三路军指挥，挑起领导铁血军坚持敌后斗争的重担。他认真总结了以往失利的教训，做了大量的工作，消除了困难和挫折，给部队带来的影响，使部队增强了团结，提高了士气，坚定了抗日救国信心。他把部队带到深山密林中，用游击战同敌人周旋，摆脱敌人的追剿，寻找战机，杀伤敌人，武装自己。

1936年下半年，白承润率领铁血军300多人，打了好多个胜仗，重振了军威。

6月，率领第二、三路军冲进凤城县鸡冠山街内，毙伤敌军20多人，缴获步枪18支，子弹2,000多发。

7月，指挥一、三路军，在凤城沙里寨将岫岩县伪警察大队百余人击溃，毙伤敌20余人，缴获步枪20支，子弹

4,000余发，炮弹4箱；

8月，带领第二、三路军奔袭龙王庙，缴获伪军手枪、步枪40多支，子弹3,000多发；

9月，指挥部队破坏了凤城县境内长山嘴子附近的铁路，并伏击了北行的军用列车。

白承润指挥铁血军神出鬼没，到处袭击日伪军，使敌人惊恐万状。伪岫岩县公署在1936年10月的《匪贼状况》中不得不承认：“白庄稼人”等约三百余人，盘踞在本县东部境内，威胁此地区本年各季整肃工作，……治安一再恶化①。1936年12月4日伪《盛京时报》称：“三角地带，建国后胡匪骤起，连年讨伐，其著名匪首邓铁梅、苗可秀等均已先后就擒，唯白指挥仍在凤岫搭界的白家河沿一带窜扰②。”日军一指挥官也曾一筹莫展的哀叹：“铁血军是神军，时而气焰万丈，时而一无所闻③。”

日本侵略军对白承润领导的这支百剿不灭的“神军”，非常头痛，视为心腹之患。从1937年开始，以日本守备队、伪军和警察大队等多股部队，对铁血军进行跟踪追击。同时继续用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强化“集团部落”，动辄以“通匪”之名杀害无辜群众，时而胁迫群众上山“拉大网”，妄图使铁血军失去立足之地。

白承润面对残暴的敌人和日益恶化的形势，不气馁，不动摇，不屈服。他审时度势，决定把部队由公开转入隐蔽，以保存实力，坚持长期斗争。于是，他将部队分散到群众基础较好的山区挖山洞，做藏身立足之地。在群众的掩护下，分别在鸽子窝、三道干沟、梨树沟、碾子沟、黄岭子、鹿圈子沟北、李家园子、二道河大背、盘道岭等偏僻的山沟里挖

了山洞。大山洞能容10多人，小山洞能容人3、5个。山洞经过伪装极隐蔽，战士之间也绝对保密。

有了藏身的山洞，既可避开敌人的围剿，又可使群众免受牵连。每到天黑，铁血军就钻出山洞，按预定的目标袭击敌人，今天突然袭击敌人宿营地，明天到另一处端掉敌人一个据点，扰得敌人防不胜防。一天深夜，白承润率部下40多人，长途奔袭庄河县的重镇青堆子。先以小部队伪装日军，唬过伪军的岗哨进入街内，枪响后，里应外合，白承润率部队冲入街内。驻扎该地的伪军一个连，闻知抗日军打进来了，纷纷逃散。这一仗虽然歼敌不多，但震动了广大辽南地区。

(四)

长期的艰苦斗争使白承润认识到：铁血军离不开群众，脱离群众，就成了无水之鱼、就无法坚持斗争，敌人的疯狂“讨伐”和以残酷的手段强化殖民统治，使群众的困难和压力越来越大，铁血军要更加体谅、关心、保护群众。他经常教育部下，要了解群众的疾苦，真心实意的爱护老百姓，保护老百姓。部队每到一处宿营，只要条件允许，都帮助群众挑水、扫院子、劈柴禾、推碾子、拉磨，农忙时节帮助做农活。农民生活贫困、吃糠咽菜，部队从不向群众要好饭好菜，常常吃冷饭剩菜或以糠菜果腹。

侵华日军在大营子三清观一带惨无人道的烧房子，驱赶群众下山，制造无人区，搞集屯并户，群众在无家无舍、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困苦绝望的境遇中，一些人到山神庙前烧香磕头，乞求神灵保佑，一天，白承润看到这一情景，站立在一旁，百感交集，日寇的残暴、群众的处境，使他更加

愤激痛苦，当在小庙的墙壁上挥笔疾书，即“中国庙，中国神，为什么不保护中国人！”

白承润要求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准打骂群众，不准连累群众，如有违纪，就严肃处理，挽回影响。有一名战士多次违犯群众纪律，白承润对他进行教育后，将其开除回家。他身边的一名勤务员乱搞妇女，违犯纪律，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白承润派人查清后，将其带到当地处决。一天，哨兵拦住两个给伪警察分所买烟酒的农民，欲将东西扣下。白承润得知后对部下说：这两个人都是农民，他们带的烟酒是伪警察要他们买的，我们把东西扣下来，这两个人就遭殃。他令部下不准扣东西，立即放行。

白承润对鱼肉乡里、残害百姓的人恨之入骨，只要察知，不论是谁，毫不留情。他一个侄子是个汉奸、兵痞，对当地群众敲诈勒索，胡作非为，白承润得知后，派锄奸队把这个坏蛋除掉。

白承润带领铁血军转入山洞坚持斗争之后，为了不连累群众，不给群众增加负担，在生活上忍受着人们难以想象的困苦。有些山洞受条件限制挖的很小，只能容纳4、5个人，既不能站立挺身，又不能躺下休息，只好成天坐着。山洞里阴暗、潮湿，长时间不能更衣、衣服上长满了虱子。夏天经常挖野菜充饥，冬天啃着象石头一样硬的冻饼子，牙齿啃不动，就放在腋窝下用体温捂一捂再啃，既要打仗，又要吃苦，白承润深怕有人违犯纪律，连累群众，一再叮嘱部下，一定要做到“冻死不进民屋，饿死不抢民食”。白承润和仅有的几十名铁血军战士，就凭借着这些阴暗、潮湿的山洞，忍受着饥寒交迫的困苦，坚持抗日阵地，坚持抗日斗

争。

群众看到白承润和铁血军战士，抗日救国不怕死，爱护群众不怕苦，无不由衷地赞佩，更加爱护这支抗日爱民的队伍，日伪军常常围剿不到铁血军，就以各种酷刑威胁、逼迫群众供出铁血军的去向，群众宁死不说。有时日伪军突然包围了白承润所在的村屯，群众立即把白承润掩藏起来，敌人挨门逐户搜查，却找不到白承润的踪影。敌人驱赶群众上山“拉大网”，也是网网扑空。

(五)

1938年冬，分布在各地的山洞多被敌人搞掉了，白承润能直接指挥的队伍，也仅剩下身边的20多人。

1939年1月，白承润藏身的李家园子（今哨子河乡境内）山洞，被敌人发现了。伪岫岩警务科日本人特务股长大裕芳率领日伪军星夜赶到李家园子，包围了山洞。当白承润发现敌情时，洞口已被敌人封锁。白承润瞄准了在洞口附近的日本军官，猛然开枪，击毙了大裕芳，率领部下杀开一条血路，突出重围。

白承润面对严酷的现实和身边仅有的十几名生死与共的部下，百感交集，他意识到，孤军奋战敌后数年，目前已陷入没有补供、弹尽粮绝的境地，再也不能原地坚持了！他为自己壮志未酬悲愤不已，他想起英勇杀敌献出宝贵生命的战友们，流下了热泪。但是，他不甘心失败，在“三角地区”坚持不下去了，再去别处寻找抗日队伍。他让部下把枪支掩埋起来，嘱咐战友回家好好隐蔽，挥泪告别了并肩战斗、相依为命的部下，只身一人离开了岫岩境地。

白承润胸中的抗日怒火仍在炽烈的燃烧着，杨清宇领导

的东北抗日联军，吸引着这位热血青年；炮火连天的关内抗日战场，使这位抗日志士神往。他坚定不移地沿着抗日救国道路走去了。

白承润化了装，取道凤城，绕过一道道关卡，避开一个个岗哨，艰难地按照心中的路走去。行至白旗区刁窰堡河东李家店，不幸遭到堵截，被认出是“白指挥”，落入了敌人的魔窟。

在凤城监狱中，敌人或以官相许，诱以“合作”；或施以酷刑，迫其投降，白承润诱不上勾、刑不低头，宁死不屈，拒不投降。他怒斥劝降的日本军官：“我活一天，就当一天中国人，当一天鬼奴也不干④！”敌人的阴谋破产了。

1939年3月的一天，白承润被荷枪实弹的日本侵略军押至凤城二龙山下的白家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昂首挺胸，大义凛然，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日本侵略军兽性大发，白承润怒视敌寇，倒在了血泊中。抗日英雄白承润壮烈殉国，时年31岁。

在岫岩，在辽南“三角区”，坚持敌后抗战7年之久的中国少年铁血军最后一任总司令白承润，为抗日救国壮烈牺牲了！50年后的今天，人们提起“白庄稼人”，无不以崇敬而又悲痛的心情，讲述着他和他所领导的铁血军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事迹。白承润永远活在岫岩人民心中！

注释 ①②转引自于慧君：《活一天就当一天中国人》（《辽南党史通讯》1987年第三期第55页）

②摘自丹东市党史编研室资料

④转引自于慧君：《铁血军中两英烈》（《辽宁英烈通讯》第3期第37页）1989年8月

白承润轶事

傅毓峰 汪世和

白承润字君实，是岫岩满族的抗日英雄，是岫岩人民的骄傲。知道他的人太多了。岫岩人知道他，东沟、凤城、庄河等县的许多老年人也都知道他。可以说是有口皆碑。关于他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事绩，已有专记，然而他平平常常的些许“小事”却鲜为人知，这里补续一、二。

“二哥包脚不疼”

白君实弟兄五人，他居二。还有个妹妹，小名兰子，大名白桂兰。因受白君实的连累，于伪满初年逃往吉林省东丰县，为生计所迫嫁给一个长她二十来岁的丈夫，窝窝囊囊过了一辈子。头几年，他回到久别的故乡看望亲人，感慨万千。想起了逝去的亲人，更怀念与她相依为命的二哥白君实。二哥的好处说不尽道不完。最使她难忘的还是二哥为她包脚的事儿。

白桂兰从小失去了母爱，由父亲、兄嫂照料，而二哥白君实最疼她。早先年妇女时兴小脚，五、六岁趁筋骨嫩，便把脚裹起来。方法是把五个脚趾头窝到脚心处，用裹脚条子缠成粽子型，长大了就变成后粗前尖的“三寸金莲”。白君实家虽是满族，但当时也受汉族风俗的薰染，对妇女强制裹脚。兰子到了裹脚的年令，按着封建习俗和白家的家规，兰子无

论如何也是摆脱不了包脚的痛苦。若是母亲活着由母亲给包。母亲下世了，就由兄嫂包。大哥、大嫂为了使妹妹更“标致”，将来嫁个好人家，包脚时格外用力，而不顾兰子呻吟声、痛苦状。二哥白君实看在眼里疼在心头。一双好好的脚为什么要缠成那个样子，为什么非遭这个大罪不可！太不合理了。所以临到自己为妹妹包脚时，就虚裹一番，使妹妹一点也不感到疼痛。兰子高兴地拍着小手说：“二哥包脚不疼！”看到妹妹的笑脸，后来干脆每当大哥大嫂包完后，白君实就偷偷地给打开重包，所以兰子跟二哥感情最深。

天长日久，兰子长成了大脚女人。这与一个大家闺秀很不相称。人们议论纷纭，似乎老白家出了个叛逆。没想到“坏事”变成了好事。一九三五年白君实父亲为避日寇迫害，携全家逃往东丰县后，备受颠沛流离、饥馑冻饿之苦。君实父出身纨绔，又兼年事已高，不能干活，而君实小妹桂兰因为有一双天足（大脚）可以上山打柴，可以下地耕田，又可以出门跑跑颠颠办事，使全家人得以苟活。面对现实，全家人不得不承认承润干了一件好事。

二“他不像个大念书的”

白君实幼年处于家庭经济鼎盛时期。他家住在哨子河的张家卜子，是哨子河一带闻名的大财主，堂号叫“耕读堂”。因为君实自幼聪明，书念的好，家里又有钱，所以从小学念到中学，后又考入沈阳电工高级中学。乡里人称他是个大念书的。在乡下人眼里，大财主家的大念书的，应当是大分头，油光光，戴眼镜，穿大氅，锃亮的皮鞋，嘎嘎响。可白君实一直是布衣布鞋，从未见他西装革履。他到沈阳念书

后，仍然穿着家里做的衣裳。春夏秋穿的是大嫂给做的兰布卡巴鞋，冬天穿他大嫂做的趟子绒双皮脸棉鞋。有时寒假在家头戴一顶毡帽，腰系一条草绳，穿一双靰鞡，干些零碎活。在街上见到乡亲父老，都要按街坊辈份称呼，或叔伯大爷，或婶婶大娘，或兄弟姊妹，非常有礼貌，而又热热乎乎唠上几句嗑。乡里人聚到一块儿闲唠时，常常提起他，说“耕读堂”的二少爷一点不小看人，凭人家那身份，还能跟咱老土“打连连”（密切来往之意），还说“他不象个大念书的，倒像个庄稼人。”

白君实在外边不像个大念书的，在家里也不像个大学念书的。他性格开朗，一向乐观，非常活跃，他反对封建家庭里那种“站有站像，坐有坐像”的刻板、装模作样的规矩。他主张家庭里要有点和谐、热烈的气氛。所以他在家豁达开朗，谈笑风生。为了调节家里的空气，有时还触景生情地自编自唱些顺口溜。比如，他嫂嫂在前边走，他在后头随口唱道：“前边走个星星怪，三寸小鞋脚下踩，头上别个换草铃（指头上戴的钗环之类），走起路来左右摆。”（按满族习俗叔嫂可以取笑）。他还精通乐器。人们说他凡是带眼的都能吹。带弦的都会拉，吹拉弹唱无所不能。他家里备有笙、管、笛、箫，还有唢呐、胡琴、风琴之类的乐器，平素乐声不断。每到年节，则伙同弟弟及诸堂兄弟等，哄然一堂，大拉大唱，鼓乐喧天，好不热闹。其父看不惯，每每斥之，说他“真是下九流”。

三、“他最忌讳做坏事”

白君实参加抗日前，是个白面书生，一身正气，烟酒不好，赌场不沾边。对嫖女人，抽大烟的更是恨之入骨。他常

讲“为人要正派，要有人格，不要叫人家指着脊梁骨骂，衣服不等穿破而被人家指破了”。所以，他参加抗日军后，对部下要求非常严格。他的部队每到一处，首先一条是不准骚扰老百姓，极力杜绝一些坏事发生。不管谁干了坏事都要处罚。他三弟白升运，在养尊处优中长大的，不务正业。因受白君实抗日的连累，到处躲藏。为避祸计，执意参加抗日军，白君实素知三弟的品行，坚决不答应，后经大伙的苦苦劝说，才勉强收下。然而白升运由于纨绔成性，常常背着他二哥干了些有损抗日军声誉的勾当。但是一经被发现，白承润就严厉处罚。有一次白君实发现三弟在一住户家里抽大烟，领回队部后即令士兵打了半个来小时，打得皮开肉绽。一九三七年夏季抗日军在哨子河的松树沟驻防，白升运为了挑吃挑喝，和一农妇发生争吵，影响很坏，白君实得悉后，十分气愤，便深入部队里了解三弟的劣迹，他顺藤摸瓜，查出了白升运搞女人的事，加上他抽大烟恶习未改，便集合队伍，宣布处决。事有巧合，正在集合队伍时得悉日军包抄而来。便立即组织队伍转移，按当时情况，抗日军只有一条退路，就是迅速渡河。可当时正值雨季涨河，水深流急，都不敢下水，而白升运因粗通水性，第一个奋然下水，凫水而过，其余人也鼓起勇气，相继渡河。白升运过河后，又往返几次，帮助不胜水力的人过河，立了一大功，加之一些部下的苦苦求情，白升运方免死罪，而被打了一顿。这一桩桩一件件事实，使官兵们受到极大感动，越来越敬佩白君实的为人。所以，人们得出结论：“白指挥特别爱护老百姓，最忌讳干坏事”。

白君实对干坏事的人，是区别情节分别对待的。当时最大的坏事，是当汉奸，为日本人卖命，他对这些人的处置决